

高路 / 著

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

一直低到尘埃里去

但我的心是欢喜的

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

低到尘埃里

张爱玲情事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

低到尘埃里

张爱玲情事

高路 /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低到尘埃里:张爱玲情事/高路著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
ISBN 978-7-02-011616-4

I. ①低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传记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96396 号

责任编辑 郭 娟

责任校对 杨益民

装帧设计 李思安
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00 千字

开 本 890 毫米×1290 毫米 1/32

印 张 9.125 插页 3

印 数 1-6000

版 次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616-4

定 价 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序 言

张爱玲一生有三次恋爱两次婚姻。如果算上青春期的她对表哥的单恋的话，最多也就是四次对异性动情。她的情事中，浓墨重彩的一笔无疑是与胡兰成的纠葛。

张爱玲与胡兰成，一个是中国现代文坛的传奇，另一个还是传奇。

两个传奇相遇——比试、激荡、交融、合一、反叛——又分离，如何？不用说，更大的传奇。于是便有了一个世人瞩目的话题，跌宕起伏，惊心动魄，说不完道不尽。

胡兰成是火，张爱玲是水。不单是性格，也包括作品。水与火在一起，怎样？只能是两个结局。一个是新生：水与火是生命之源，正是水分的滋润加上阳光的照射，生命孕育出来，蓬勃生长。所以有了他们共同的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世界，天地间多了一个胡兰成的张爱玲，多了一个张爱玲的胡兰成。另一个是毁灭：不是火烧干水，就是水浇灭火，水火不相容。所以他们的世界破裂了，消失了。然而对方却长在自己生命里，成为永远抹不掉的印记，即便各往前路，过去仍旧固执地活在当下。

那么他们因何走到一起，又因何各自东西？这就是本书要回答

的中心问题。其中除了可讲清的原委外，还有更深的因由，人们常常归之于宿命，也就是胡兰成说的“人生聚散是天意”，“夫妻是姻缘”，为理性所达不到，为任何力量不能抵御。对此张爱玲这样写：“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，于千万年之中，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，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，刚巧赶上了，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，唯有轻轻地问一声：‘噢，你也在这里吗？’”（张爱玲：《爱》）

目 录

序言 1

第一篇 从粉丝到知音

第一章 粉丝 3

 1. 急切的胡兰成 3

 2. 反常的张爱玲 7

 3. 惊艳 12

 4. 小女生 16

第二章 知音 21

 1. 公寓生活 21

 2. 农家子弟 25

 3. 贵胄之后 29

 4. 谦虚与慈悲 33

第二篇 从相知到相亲

第一章 相知 41

 1. 知己胡兰成 41

 (1) 为写作而生 42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(2) 因个人而活 | 46 |
| 2. 知己张爱玲 | 52 |
| (1) 理想主义者 | 53 |
| (2) 爷们儿 | 59 |
| 第二章 相亲 | 64 |
| 1. 亲本体 | 64 |
| 2. 相见欢 | 68 |
| 3. 恋父情结 | 74 |
| 第三篇 从相通到相恋 | |
| 第一章 相通 | 83 |
| 1. 历史观：天下为先 | 84 |
| 2. 社会观：平民为本 | 88 |
| 3. 艺术观：混沌为始 | 95 |
| 4. 文化观：中学为体 | 100 |
| 第二章 相恋 | 108 |
| 1. 尘埃 | 108 |
| 2. 崇拜 | 115 |
| 3. 一刻千金 | 122 |
| 第四篇 从情人到夫妻 | |
| 第一章 情人 | 133 |
| 1. 阴影 | 133 |
| 2. 金童玉女 | 140 |
| 3. 美文 | 149 |
| 第二章 夫妻 | 160 |
| 1. 婚约 | 160 |

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2. 新生 | 168 |
| 3. 民国女子 | 175 |
| 第五篇 从相悖到婚变 | |
| 第一章 相悖 | 187 |
| 1. 性格 | 188 |
| 2. 意识 | 195 |
| 3. 性取向 | 202 |
| 第二章 破裂 | 211 |
| 1. 变局 | 211 |
| 2. 第三者 | 218 |
| (1) 周训德 | 219 |
| (2) 范秀美 | 224 |
| (3) 桑弧 | 230 |
| 3. 决绝 | 235 |
| 第六篇 余续 | |
| 第一章 胡兰成 | 251 |
| 第二章 张爱玲 | 266 |
| 后记 | 279 |

第一篇
从粉丝到知音





第一章 粉丝

1. 急切的胡兰成

胡兰成知道张爱玲是因为一篇小说。

其时胡兰成正走背字，刚刚解除监禁。说来好笑，关押他的是自己人。

胡兰成天生反骨。先是反了国民政府，追随汪精卫做汉奸，当上了汪记国民党中央委员，出任宣传部次长，之后便与汪政府闹分歧。汪精卫一度非常信任和欣赏胡兰成，视其为自己的代言人，胡兰成煞是风光。人一得意便容易忘形，胡兰成的书生脾性急速膨胀，目中无人，口无遮拦，俨然以反对派自居。结果汪精卫不要他继续做喉舌，调他去管法制局，却又放心不下，再把他打发到经济委员会当特派员。实在没什么事可特派他，胡兰成闲了下来。

胡兰成不甘寂寞，转而研究政治军事形势。这一研究可不得了，结论竟是日本必败，汪政权必亡。大难临头，出路何在？胡兰成开出两剂药方，在日本方面是撤兵，在中国方面是各派政治力量坐下来协商国是。胡兰成搞政论起家，便把这意思写成一篇文章。

也是凑巧，一个叫池田笃纪的日本外交官在胡兰成家看到文

稿，认为很有见地，译成日文报送日方军政要员。这时日本已经打不下去了，正在研讨对策，胡兰成的文章提供了鲜活材料，在许多中高级军官中传阅，反响很大。汪精卫非常恼火，岂能容忍舆论唱衰他，当即下令逮捕胡兰成，关进一处特务机关，所以他坐的是自己人的班房。

池田很有个性，曾在清华大学留学，日本战败后竟然跑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参加革命。得知胡兰成被捕，池田坐不住了，抄了支手枪直奔南京日军宪兵队，说这事因我而起，我要是装聋作哑就是他妈的失信浑蛋，现在我去劫狱，警卫必定开枪阻止，伤了我这个日本官员，你们就有理由武装干涉，趁机把胡先生抢出来。宪兵课长倒也痛快，说用不着你拿性命去拼，现在我就带兵抄了这个鸟机关。汪精卫见日本人介入，下令释放胡兰成。胡兰成被捕是1943年12月上旬，关押四十八天。

出狱后的胡兰成在南京的官邸休息。这天天气很好。冬日的阳光自有一种娇媚，清澈、淡远、静谧，满天满地的金黄。胡兰成喜欢这样的世界，有一种安身于山河岁月中的静好，便拖了藤椅到院子里看书。手中是一本名为“天地”的文学杂志第二期，上海女作家苏青主办。一页页翻过，翻到一篇小说《封锁》。眼睛扫下去，渐渐慢下来，看了两段，半仰的身子不由坐直，一个字一个字读完。

这也是人们的普遍感觉，后来的许多作家学者都表达过初读张爱玲的震惊。不夸张地说，张爱玲的作品除了有数的几种应命之作外没有一部不好——你可以不喜欢，但不能不承认它不同凡响的品质，而《封锁》恰恰是张著中的精品。

封锁是当时常见的事情，麻绳一拉，出现几个挥舞手枪的人，路就断了，以便军警搜捕可疑分子。小说讲的是一辆有轨电车突遭封



锁被迫停在半路而发生的故事。乘客中有两个人：中年男，已婚，银行白领；青年女，未婚，英文教师，都是老实生活老实工作的规矩人。两人由陌生到搭讪，再到交流，进而倾诉衷肠，最后相互看上对方，竟谈婚论嫁。正值高潮，麻绳拿掉，封锁解除，中断的时间突然续上，电车启动，两情在恢复原状中自然终结，各自回家。

小说七千余字，设计精巧，无一处不交代得清清楚楚，叙述平实，没有花头，但十分吸引人。行文俏皮、幽默，有俄国小说家契诃夫风格，意思也是契诃夫式的，饱含讥讽。但不像契氏那样溢于纸面，好看的故事后面还有东西，很是耐读。

胡兰成又读一遍。

其实封锁作为事件只是一个话头，小说意在观照生活，作者的意思很清楚，人生本身才是真正的封锁。就像小说开头描写的电车那样在固定轨道上行驶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永远一个样，令人厌烦透顶，却又毫无办法。电车当然有停运的时候，但毕竟是暂时的，何况即便是停运也仍旧牢牢锁定在铁轨上。人生就是这般无奈，无论什么样的改变——不管是自己想改变还是别人迫你改变——都没有用，终究要复归原位。这就是隐在故事后面的东西：生活就是封锁，人就是封锁。封锁与生俱来，是本质性的，不能更改，无法逃离。封锁——人的宿命，一个象征，一个寓言。正应了卢梭那句名言：“人生来就是自由的，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。”

封锁也可以具体解释为个人被群体束缚这样一种关系。个人，不管多么有本事多么有才华多么有实力多么有人缘，在群体面前永远是小写的。胡兰成的遭遇就是一个注脚。他只不过发表了一点个人见解，还没闹独立更没叛变，就被他所属的那个集体抓了起来，差点给制裁掉。难怪胡兰成要说“人与人的关系应当是人的展开，

而现在却是人与人的关系淹没了人”（胡兰成：《张爱玲与左派》）。人与人的关系就是封锁。

这篇小说太对胡兰成的心思了。

作者才华超绝，别的不说，单就比喻的独特奇异便无人能及，不只抓眼，更可贵的是连成一气，富于层次感。男人眼中的女人，搭讪时，留意的是她的手臂，只是白，像挤出来的牙膏，进而扩充到整个人，全都牙膏一样毫无款式，枯燥乏味。待产生了好感，男人看的是女人的脸，像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牡丹，额角上两三根吹乱的短发便是风中的花蕊。爱上了，女人进入男人的生命，感觉还是白，稀薄，温热，像冬天自己嘴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：要她，她是你的；不要她，便悄悄飘散了。一个寻常的白，连续演化出三种意象。

还有，作者讽刺世人的庸碌，这样写：乘客中有个老头，手心里转着两只核桃，剃着光头，红黄皮色，满脸浮油，打着皱，脑袋像一颗核桃，里头的脑子想必也像核桃仁，甜的，滋润的，可是毫无思想。一个医科学生为打发时间，拿出本子修改人体骨骼简图，几个人围着看，其中一对夫妻，自以为是的丈夫对妻子低语，表示自己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立体派、印象派。骨骼简图竟被贴上了绘画流派的标签，一样的没思想。

胡兰成被征服了。翻回来，眼睛锁定作者栏，三个字：张爱玲。张爱玲，张爱玲，脑子里搜索一番，没印象。立即写信问苏青，回答只说是一位女子。

女子，正是这个简单而确凿的信息一下子击中了胡兰成的兴奋点。如果说此前吸引他的还只是作者的思想和才华的话，那么现在要加上异性这个要素了。这丝毫不奇怪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张爱玲风靡台湾，那里的文化人都想结识她，其中男性多一层暗恋。爱



玲旅台，住在当时的文学青年后来的作家王桢和家，她模样年轻，举止轻盈，外人误以为两人是一对小情侣，这让王桢和窃喜不已，巴不得是真的，尽管爱玲比他大二十岁。

胡兰成用“傻里傻气的高兴”来概括他此时此刻的状态。什么是傻里傻气？就是完全彻底毫无原则不分青红皂白地倒向偶像一边，只要跟张爱玲有关，不管是什么，都一定是好的。甭跟我谈什么理性，我就是不讲理，谁敢说爱玲半个不字，我跟谁急！现在管这种人叫“张迷”——张爱玲的粉丝。胡兰成可谓老前辈，堪称“张迷一哥”。

尽管嘴硬，“一哥”心里终归有点不踏实，生怕张爱玲只是碰巧写了一篇好东西，当不得超级才女之名。等到《天地》月刊第三期面世，里面又登了一篇张爱玲作品，仍是美文，这才让胡兰成放下心来，又傻里傻气地高兴一回。更令人神往的是里面还附了张爱玲照片，可惜印得模糊，远近左右，怎么瞧都是朦胧一团。

这越发勾起了胡兰成的意愿，一定去上海见张爱玲。

不见不行。现在胡兰成满脑子张爱玲，这个女作家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个新鲜内容，推着他往前走。

2. 反常的张爱玲

张爱玲知道胡兰成是因为苏青。

苏青是笔名，本名冯和仪，上海知名女作家，出道比张爱玲早，代表作是长篇小说《结婚十年》，素材是她自己，写得非常真实到位。苏青成名后创办文学杂志《天地》月刊，拉张爱玲写稿。

苏青好事，为人仗义，热心社会活动，泼辣有能力，用张爱玲的

话说，苏青是天生的豪爽女，像只红泥小火炉，大家都去围着取暖。苏青与胡兰成相识，胡出过散文集，但最拿手的是政论，常有时评见诸报端，纵横捭阖，刀光剑影。胡兰成被捕的消息传来，苏青很是着急，动了营救念头，又担心势单力孤，便拉上张爱玲壮胆。张爱玲正在上海滩蹿红，有她相伴无疑可以增加分量。也正是这时候，张爱玲才注意到胡兰成这个人。很难说此前她是否看过胡兰成文章，但这时肯定读了，觉得他的文笔刻意模仿鲁迅，而且学得非常像。有了张爱玲加入，她俩立即行动，直插高层，找到汪伪政权实力派人物周佛海说情。结果如何，张爱玲并不关心，时过境迁也就淡忘了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胡兰成找来了。

那是 1944 年的早春二月。胡兰成的家安在上海，位于大西路美丽园，门牌 28 号，是一幢花园洋房。他太想见张爱玲了，下了火车没有回家，也没有办公务，径直去找苏青，要张爱玲住址。苏青不大乐意，又不好拒绝，迟疑了一下，还是写了给他，但声明道，张爱玲不见人的。张爱玲住在一所名为爱丁顿的公寓里，门号 65 室。这座公寓位于赫德路，现改为常德路。

拿到地址，胡兰成踏实了些，准备了一下，翌日去见张爱玲。果不其然，吃了闭门羹。

张爱玲的住处离胡家的花园洋房不远。胡兰成揿动门铃，里面应声，说张爱玲小姐不方便。胡兰成一阵失落，但很快镇静下来，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，写了几句话，意思是虽然未能赐见，但还是高兴，仍盼能一叙。后面留有住址和电话，然后从门洞塞进去。

当日没动静，第二天上午仍没动静。胡兰成以为没希望了，正琢磨着换个方式约见，午饭后电话铃响了，张爱玲打来的，说立即上门拜访。



张爱玲不见人的，怎么见了胡兰成？这是一个谜。

张爱玲的不见人，不是刻意做出来的，而是天生的，谁也改变不了，什么情况也改变不了，从无名到成名，从境内到境外，直到去世，始终如一。

张爱玲生性腼腆，在外人跟前总是怯生生的。张爱玲经典化的第一推手、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，初次见张爱玲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的一个聚会上，那时她风头正盛，被众人围着，鹤立鸡群，很不好意思，给人的感觉是缺乏自信。

不光在精英面前，就是面对下层也硬气不起来，总是慌里慌张，手足无措。找裁缝做衣服，只要他扁嘴酸酸一笑，张爱玲马上心虚起来，觉得衣料少买了一尺。她雇三轮车拉印书的白纸，到了家门口付费，忽然害怕起来，一向在钱上算得很清的她，把运费往车夫手中一塞，也不要零头，转身便逃上楼，连对方的脸都不敢瞧。叫外卖，从不跟人照面，把钱从门缝递出，伙计把食物挂在门把上，听脚步声远去，她才开门取进来。爱玲自己说：“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，我显露惊人的愚笨。”（张爱玲：《天才梦》）

这就是张爱玲的秉性，拘谨矜持，纤弱羞怯。

张爱玲为人孤绝冷漠，与人相处如坐针毡，只有自己一人时才自在，用她的话说“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，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”（《天才梦》）。即使对那些在她最需要帮助时全力以赴的人，她也不愿意多打交道。夏志清与张爱玲识交三十余年，施加自己小说史权威的影响为她在中国现代文坛争得重镇之地，又帮她联系工作和出版事宜，鞍前马后奔波二十多年，终于使她后半辈子生活无忧。这样恩重如山的人，两人见面不超过三次，而且都不是单独的，属于几位朋友小叙，来去匆匆。